

SHUI SHI
45
HAD

谁是四十五号

周昆山

I247.5
1688

BK20108

3

谁是四十五号？

周昆山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67223

3

谁是四十五号？

周昆山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11千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4,500册

统一书号:10089·319 每册:0.87元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中篇侦破小说。它向读者揭示了一起惊心动魄的特大案件：在国内外形势急骤变化的时刻，刑事犯罪分子与国民党潜伏特务及国际间谍彼此利用、相互勾结，进行着新的阴谋活动和现行犯罪；我本领高超的侦察人员无私无畏、足智多谋，及时侦破了这起案件，保卫了祖国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祸。

本书题材新颖、内容丰富、故事曲折、情节惊险，矛盾一起接续一起，悬念一个连着一个，正反面人物形象逼真，语言文字生动流畅，是广大读者理想的通俗读物。

目 录

第一章	河卵石上的横尸.....	(1)
第二章	是自杀？还是他杀？.....	(17)
第三章	几个飘摇不定的阴影.....	(30)
第四章	甘珠尔加布之谜.....	(41)
第五章	警犬徘徊长嗅的地方.....	(52)
第六章	盘根错节的多头案.....	(61)
第七章	被巧计迫降的一对男女.....	(73)
第八章	激战前的小息.....	(85)
第九章	密谋、讹诈与较量.....	(92)
第十章	莫非他是四十五号？.....	(105)
第十一章	内奸，又一个核心人物.....	(114)
第十二章	这里有不散的阴魂.....	(122)
第十三章	难道他是冒名顶替？.....	(134)
第十四章	原来他是五十号.....	(139)
第十五章	神秘的矮胖子和塌鼻子.....	(146)
第十六章	受四十五号指使的杀人犯.....	(152)

第十七章	引蛇出洞的苏和巴特尔·····	(165)
第十八章	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	(185)
第十九章	国庆十点钟的激战·····	(194)
第二十章	尾声·····	(207)

第一章

河卵石上的横尸

一

一辆吉普车在宽广的油碴路上迎着寒冷的西北风，向国防战备公路大桥飞驰。乌云遮盖了漫天的星斗，象锅底一样漆黑漆黑的。风在呼啸着，汽车由一个三十开外的人开着。他，长方脸，五官端正、两道剑一样的眉下闪耀着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身着一身灰色的中山服，黑皮鞋擦得明光锃亮。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汽车穿过大桥，通过交叉路口，上了四号公路。他伸出健壮的手，熟练地轻轻一抓变速杆，挂上三档，踏着油门，风驰电掣般地向科尔沁大草原北部边境地区疾驰。

随着汽车的颠簸，只见他双眉紧锁，咬了咬牙齿，咽了口唾沫，胸前一起一伏，狠狠地说：“我失职！”这使后排并坐的一对青年民警不由自主地对视了一下。他们刚要向开车人问话，只听他又自言自语

地说：“使用无声手枪，杀死我分队长，又重伤战士……。”汽车在漆黑的夜里嗖嗖地前进。开车人为打破沉闷的气氛，高声问：“高娃，你到过黑口地区吗？”

“没有。松迪同志，你去过吗？”高颧骨、细眉毛的女民警感兴趣地瞅瞅男青年问。

“当然去过！”白脸膛、挺英俊的男青年得意地说。

“去做什么？”

“我和科英同志一起去的。不信，你问科长。”松迪理直气壮地说。

“科长，是吗？”

“对。”开车人点点头说。

“去干什么？要保密吧？”高娃好奇地问。

“保密确实应该保密，不过，怎么也不能对我们高技术员保密呀！”松迪笑嘻嘻地打趣。

“别开玩笑。我听说这黑口地区的地势非常险要？！”

“那是自然。这黑口地区是我们这个地区漫长国防线上最险要的一段！那里有数不清的沟壑，有叫不出名的山川小溪，河流瀑布、山岳峰峦……日本人曾在那里建造军事工程……”松迪夸夸其谈。

“可不是嘛！他们在政治上也搞了不少名堂。”

开车人对这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

松迪瞧了高娃一眼说：“据调查，日本人在那里曾设置了密密麻麻的检查站、分驻所，还训练了密探，化装成牧民和喇嘛，暗中监视反满抗日的人们，特别是共产党的活动。其中也有派往国外去的。这黑口地区是出入国境的必经之地！”

“作一个侦察员，不仅要知道现在，而且要知道过去！”开车者——第一科科长科英对松迪的话表示赞同。当然，他对黑口地区是非常熟悉的，他曾来这里作过多次勘查。对这里的草木山水一目了然。

二

汽车停在三〇三边境检查站前。

站长额尔敦快步来到吉普车旁。边和他们紧紧握手，边说：“科科长，你们来得好快呀！”

“接到你的电话，马上就出发了。”

“休息一下，再去现场吧。”

“不，马上行动！”

额尔敦乘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科英跨上一匹白龙驹，松迪骑的黄膘马，高娃乘坐青梅花，警卫员骑上一匹赤克黑，一行五人飞快地驰往现场。

额尔敦带路，从骆驼峰旁那条陡立山涧的弯曲的羊肠小道穿过。

“瞧，前边就是仙人洞！”额尔敦扬着马鞭子，指着影影绰绰的山峰说。

“小松，那怎么叫仙人洞呢？”高娃不解其意地向松迪询问。

松迪摇摇头说：“我就知道有个仙人洞，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高娃扬鞭策马，仍感兴趣地问：“科科长，你知道吗？”

“三言两语说不清，反正啊，这是要塞！”

额尔敦发出警告：“前边沟很深，经常摔伤人，你们随我来！”只见他一边说，一边策马跳沟。这是多少年风吹雨打形成的悬崖断沟，形势果然险要。最后一道沟只有高娃没有跃过去，青梅花急得蹦跳着跑到沟岸又转回来，险些转到又深又陡的沟里。高娃心中慌乱，额尔敦头上也渗出一层汗珠。

“要沉住气，狠抽马！”科英着急地说。

高娃脸色苍白，壮着胆子，弯身伏鞍，猛一抽马，总算跃过去了！

“前边就是仙人洞……看来这起流血事件绝非偶然，是蓄谋已久的了！”

科英点点头，表示同意额尔敦的见解。就在这时，瞭望台上跳下一名英姿飒爽的小战士，他跑步到额尔敦面前立正，规规矩矩地行了个军礼。

“这是浩特市公安局第一科科长科英同志。他叫铁旦，是分队长。”

经过额尔敦的介绍，科英和铁旦象老朋友般紧紧地握了握手。几个人谁也没再说话，他们默默地踏着松散的河卵石，慢慢地走着，环视着风沙飞舞、浓云密布的发案现场。显然是越境者了解地形，不会是偶然越境……“哪是中心点？”科英沉着地问道。

“在那儿！”铁旦挥手示意，随即用手电光照出一具横卧着的尸体。显然，这是越境者的。

“高娃拍照，注意不要把瞭望台摄上！”科英目视横尸，不动声色地命令着。

“高山同志的遗体在哪儿？”

铁旦抬手指出方位。

大家悲愤地在高山身旁脱帽，不约而同地攥紧拳头，对战友表示默哀。

科英细心地看过高山的伤口，又抽身向那具横尸走过去，一边走一边问：“马秀同志伤势怎样？”

“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正在抢救。”

横尸卧位离高山距离很远，不是在仙人洞口，而是在洞旁很远的河卵石上。科英仔细观察之后，在小本上记下了点什么，而后用笔头顶一顶额头，微微地点点头，好象明白了什么似的。他们一边验尸，一边问搏斗的过程。

铁旦思索一下说：“据包虎讲：‘风大，对面不见人，伸手不见五指，在增设暗卡的左侧，影影绰绰、鬼鬼祟祟地走来一个看不清楚模样的人，和暗卡几乎相撞，高山要口令，这个黑影就躲，躲不开他就说：

‘迷路了，找不见自己的同志！，

‘你是哪的？’

‘我是二〇二检查站的！’

‘口令？’

‘我说过，是迷路的，自己人。’

‘举起手来！’

‘不要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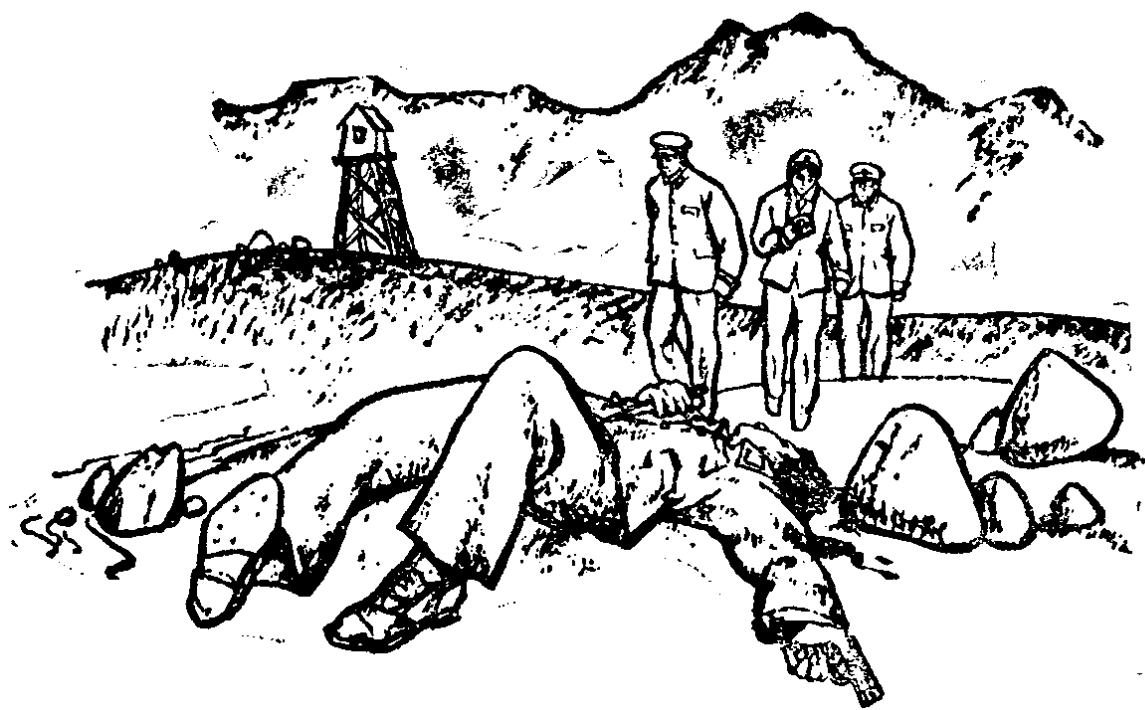
‘举起手来！’高山的枪口对着他。这个看不清脸面的人，一抬手，高山同志就倒下了。这时候，马秀同志冲过来，和这个陌生人撕打、格斗。他们俩人打了两三个回合，这个家伙被马秀打翻在地。这时探照灯照射过来，这个家伙又开无声手枪，没有击中。马秀一个直拳，将他打得后退几步，仰卧朝天，摔倒在地。马秀向前冲去，被他一个兔子蹬鹰蹬了回来。马秀纵身一跳，狠砸一拳，只听那人“啊”的一声，又倒下了。马秀纵身去夺他的无声手枪，那家伙用匕首刺中马秀胸部。然后，那家伙拔腿就跑。瞭望探照灯又射过来，包虎借助灯光，清楚地看到他 奔 逃 的 身 影，便大声命令：“站住！举起手来！”他不听命

令，包虎只好开枪，就这样把他给打死了。’包虎还说：‘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骑一匹马，带一匹马从这沟里往回跑，马的特征和人的模样都没有看清楚。当时天色漆黑，没办法看清楚！’”

科英严肃地点点头，满意地说：“你说得很好。”他说完，便俯下身去扒开死者嘴唇。他根据牙齿推断说：“大约在二十八岁至三十岁之间。”

高娃用钢尺量死者身长，清晰地说：“一米七五。”

松迪借助手电光急速记录：“无名尸，男，大约二十八岁至三十岁，身高一米七五，头戴军帽、国徽



和风镜，领上佩戴红领章，脚穿深绿色解放鞋。右手抓着无声手枪，左手倒抓匕首……。

科英验过周身，又摇摇头，皱皱眉，挺直身子说：“不对，不对！再细心地检查一下！”他眨眨眼睛说：“高娃破衣领；松迪破鞋底！”

刹那间，高娃从衣领中取出一支短小的东西，送到科英眼前。

他接过来，没有展开看，便明白有了收获。

松迪破鞋底很费力气，汗珠从他脑门渗出来。破完第一只，没有任何可疑物，又破第二只，果然取出两个同样大小的东西。松迪擦一擦额头的汗水，高兴地递给了科英。科英接过来没有细看，点点头，高兴地笑了。同时果断地说：“好了！不开追悼会，压缩知情面，做好保密。可以就地处置无名尸体了。咱们向上级报告处理意见。”最后，他再次叮嘱：“切记守口如瓶！”

三

乌云消失，露出早霞晨光。

黑口地区的山峦上，冰消雪化，汇集成瀑布和道道小溪，高天落水，潺潺流淌，一片春到边疆的新鲜气息。

昼夜没有休息的科英，在骆驼山麓下，慢步行

走，心事重重地吸烟。突然，他捏死烟头，抽身快步向检查站办公室走去。

他走进办公室内，从勘察箱里取出那些从现场得到的小物件，在显微镜下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而后惊讶得脑门上渗出来冷汗珠。展现在他面前的除了科尔沁地下宝藏图纸以外，就是边境上的军事设施。最后，还用蒙文写着“巴特尔兄：自我兄弟合作以后，生意良好，仅呈微礼，乌兰45号”。科英对小型胶卷，特别感兴趣。他反复地看，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娃、松迪在板铺上熟睡着。

松迪还打着鼾声！

科英看了看他俩香甜的睡容，有心让他俩多睡一会儿，但考虑到任务紧迫，只好将他俩唤醒，驱车返回！

汽车放慢了速度，科英敏锐地扫视着路基两旁，继续思索着这场流血事件：这四十五号是谁？他现居何处？什么职业？带马的是谁？难道这带马的就是四十五号？此时，高娃、松迪也在分析案情。

“送信的越境者，会不会是四十五号？”高娃问。

“不会的，如果是他，何必还写上呢？”

“那四十五号究竟是谁？在哪儿？”

“不知道，这可不能吹牛！”松迪略加思索，用自信的口吻说，“我们搞侦察的基本经验是依靠党的领导和走群众路线。所以，我是想把越境者的照片冲洗放大，拿到群众中去，依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支持，发动群众辨认，还怕找不到他的下落！？”

高娃感兴趣地听着，而后钦佩地笑了。她转而又问科英：“科长，你看行吗？”

松迪满以为科英会支持自己的意见，美滋滋地斜视高娃，等着听科长的回答。

科英握着方向盘，瞧着前进的方向，轻轻地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

松迪有点沉不住气了：“怎么？不行？还有什么办法？这不是你经常讲的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吗？！”高娃微微地摇摇头，暗示松迪不要再说些什么。她用请示的口吻问：“科长，你说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不行呢？”

汽车轮胎滚动着，路面喳喳做响。

又过了几分钟之后。科英为打破沉闷的气氛，沉着地说：“不合适就不行，办法简单也不行，不利于今后的侦察更不行！对于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公式。”

“原则话好说，具体问题可不好解决呀！”松迪仍不服气地说。

“科长，你能具体地说一说为什么不行吗？”高娃以虚心诚恳的态度请求着。

“我认为对现场处理要保密。这一点，你俩都是亲临其境，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松迪亲自做的记录。既要做到保密，就得压缩知情面。如果要发动群众，到处去辨认，那不就扩大知情面了吗？这在目前是不合适的。再说，查这个无名尸体，也不需要费那么大的事。很简单的办法，就可以找到他的单位、查清姓名、职业等等。我觉得，现在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他，而是四十五号！做为一个侦察员，提问题、想办法、制定对策、采取措施，都必需考虑关键，抓住主要矛盾！不能象羊吃草一样，碰见啥就吃啥。”

松迪心悦诚服，不好意思。高娃仍旧打破沙锅问到底：

“那……从哪儿着手查找这无名尸体？”

科英缓慢地说：“地下宝藏图纸只有八〇八勘察队保存，只能在这个范围去查找。要是到社会上去发动群众辨认，简直是去大海里捞针！另外，在情报中给我们指出的问题一定不能忘，那就是四十五号与巴特尔的关系！”

“噢……原来我不了解八〇八独有那份图纸，我才苦思冥想地说出那种办法！对呀，查巴特尔是要顺蔓摸瓜呀！”松迪脸上露出了笑容。